

通大
世家之初
卷十二

書名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慶長中古活字印本
撰者 晉 杜預 撰
卷 卷十二
內容分類 經 春秋 春秋左傳 晉
索書號 貴重- 25
編號 A 293300

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

杜氏 盡十一年

傳

惠公元妃孟子

言元妃明始適孟子卒

孟子卒

不稱

夫薨成喪也無盜先不得從夫諡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聲

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孟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子子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左左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姪姪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也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諸諸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滕滕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元元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妃妃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死死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則則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次次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妃妃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攝攝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治治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內內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事事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猶猶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不不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得得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

稱稱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謂謂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繼繼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室室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宋宋武武公公生生仲仲子子仲仲子子生生而而有有文文在在

其其為為魯魯夫夫人人故故仲仲子子歸歸于于我我婦人謂嫁婦婦人人謂謂嫁嫁

成成字字有有石石生生相相公公而而惠惠公公薨薨言歸魯而而生生男男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293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2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慶長中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春秋經傳集解宣下第十一

春秋經傳集解成上第十二

杜氏 盡十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傳無二月辛酉葬我

君宣父傳無無冰無傳周二月今之十一月而無冰書冬温三月作

丘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

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

使丘出之讖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晉地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戎戎別種也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

殺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
茅戎明為茅戎所敗書秋從告
冬十月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
平文十七年鄰垂之

役詹嘉處瑕
故謂之瑕嘉
單襄公如晉拜成
單襄公王卿士謝晉為平

我劉康公徵戎將遂伐之
康公王季子也戎平遠欲要其無備

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
叔服周內史背盟

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

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徐吾氏茅戎之

別為齊難故作丘甲
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

甲丘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與晉盟秋

王人來告敗
解經所以冬滅軍叔令脩賦繕

完
治完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

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

齊楚同我也
同共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逞

也為二年齊侯伐我傳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

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新築衛地

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四月無丙戌丙戌五月一日六月癸酉季孫行

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

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鞞齊師

敗績魯乞師於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之令上行於下非匹敵和成之類初

在宣七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禮成爲卿故也寧齊地秋

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表

婁穀梁曰戰去齊五十里表婁去齊五十里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未同盟而庚寅衛侯速卒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據傳庚寅九月

日取汶陽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冬楚師鄭

師侵衛子重不書不親伐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

齊于蜀公與大夫會不貶嬰齊者時有許蔡之君故丙申公及楚

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

薛人郕人盟于蜀齊在鄭下非卿傳曰卿不書圍盟也然則楚卿於是

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在秦山博縣西南

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

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封竟弗聽殺

而膊諸城上膊，磔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

龍遂南侵及巢丘取龍侵巢丘不書其義未聞。衛侯使孫

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

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父石稷石碯四世孫甯相甯俞子。石子欲還孫

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

言無以答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

戰也復有關文失新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

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

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

隕子辱矣隕見禽獲。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禦齊師。

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桓子故並告令軍中。齊師乃

止次于鞫居鞫居衛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

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既衛人賞之以邑

賞于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繁

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仲尼聞之曰惜也

不如多與之也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

爵若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信信以守

器動不失信則器以藏禮車服所以禮以行

義尊卑有禮義以生利得其宜則利以平民政

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

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

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至郤

獻子宣十七年郤克至齊為婦人所笑遂怒

命各自詣郤克故不書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郤

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有先君之明

與先大夫之庸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

之役使請八百乘許之人郤克將中軍士

變佐上軍范文子藥書將下軍代趙韓厥為

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

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厥子將斬人郤獻子

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

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師從齊師于

華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齊

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

詰朝請見詰朝平旦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

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大國謂齊魯衛自稱

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

君地輿衆也淹久也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

不復須君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

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

桀擔也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已繫繫

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

賈余餘勇賈買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癸酉師陳于鞞邲

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

緩為右齊侯曰余始翦滅此而朝食姑且也翦盡也

不介馬而馳之也介甲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

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曰余病矣張

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

輪朱啟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

殷殷音近烟今人謂赤黑為殷色言血多汚卓輪御猶不敢息緩曰自始合

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其以

不識已推車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

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

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

擐貫也即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

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卻克車齊師敗績

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輿謂已

曰且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

者自非元師御者皆在中將在左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

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射其

左越于車下也越隊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

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綦毋張晉大夫寓寄也從左右

皆射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發使立其處韓厥俛定

其右倭俯也右被射什逢丑父與公易位公居

處將及華泉驂絀於木而止驂馬絀也丑父寢於

輶中輶士車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

故不能推車而及為韓厥所及丑父欲為右故匿其傷韓厥執

繫馬前繫馬緝也執之再拜稽首奉觴加璧

以進進觴璧亦以示敬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

無令輿師陷入君地本但為二國救請不欲乃過入君地謙辭下

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適屬且懼奔辟

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言二君此

蓋辭取自處臣僕謙敬之節言敢告不敏攝官承之言欲以已不敏

攝承空乏從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飲鄭周父

御佐車宛蒺為右載齊侯以免佐車韓厥獻副車

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

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

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專君者

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已故三入晉

軍求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

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進狄卒皆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狄卒皆

抽戈捐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畏齊之強

故不敢害齊侯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

勉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勉勵其守者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

單還故婦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

免乎曰免矣銳司徒主曰苟君與吾父免矣

可若何言餘人不復如何乃奔走辟君齊侯以為有禮

先問君後問父故也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生壘壁

者予之石窆石窆邑名齊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窆晉師從齊師

入自丘與擊馬陘丘與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

賂以紀甌王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甌王甌皆燕國所得不可

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

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也難作言其母故

遠言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齊成東西行對曰

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

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

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言違王命且是以不孝

今也詩曰孝子不匱求錫爾類詩大雅言孝心不之者又

能以孝道長賜其志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

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

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

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

是利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

之命也乎及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

實有闕失關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

焉樹立也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濟成也

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役事今吾子求合諸侯

以逞無疆之欲疆竟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

道詩頌殷湯布政優和子實不優而棄百祿

諸侯何寧焉言不能為不然不見寡君之命

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

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日犒畏君之震師徒撓

敗震動撓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

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

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皆城借一欲於城

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

是聽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魯衛諫曰齊疾

我矣諫卻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

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謂廟我

亦得地齊歸而紓於難齊服則其榮多矣齊

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群臣

帥賦輿賦輿猶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

而復於寡君藉薦復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

聽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歸秋七月晉

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

田公會晉師于上鄆上鄆地闕公會賜三帥

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郤克士燮欒書已嘗受

此車所建司馬司空輿帥侯正亞旅皆受一

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帥主兵車侯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

狗燒蛤為炭以瘞壙多重器禽重猶樽有四

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樽也翰旁君子謂華

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

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

須母弟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若言何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

於大門之外師遷過衛故因弔之衛人逆之

逆於門外婦人哭於門內喪位婦人哭於堂

內送亦如之遂當以葬至葬行楚之討陳夏

氏也在宣十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

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

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周書

康誥

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
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恭慎之

也君其圖之主乃止子及欲取之平臣曰是

不祥人也是天子蠻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殺御

叔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殺靈侯陳靈公也戮夏南夏姬子微舒

出孔儀孔寧儀喪陳國楚滅陳何不祥如是人

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為取夏姬以速之天下

多美婦人何必是乎及乃止主以子連尹襄

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邲戰在宣十二年其子黑

要丞焉黑妻襄老子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夏道

歸鄭巫使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子必來

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屈巫巫臣對曰其信

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

知罃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罃新佐中軍而善

鄭皇成甚愛此子愛知罃也其必因鄭而歸王子

與襄老之尸以求之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之戰荀首囚之鄭

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婚於晉其必許之王

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及矣

平臣聘諸鄭鄭伯許之聘夏姬及共王即位將

為陽橋之役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聘于齊且

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室家盡去申叔跪從其父

將適郢遇之叔跪申叔時之子曰異哉夫子有三軍

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

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及鄭使介及幣而以夏姬行介副也幣

聘物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

奔晉而因郤至至郤克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為

邢大夫邢晉邑子及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令仕王

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

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蓋覆也且彼若

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言不許若無益於

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為七年楚滅平臣族晉南通吳張本晉

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

武子士會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

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

吾知免矣知其不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

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

焉卻伯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

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末子上軍佐

代行故稱帥以讓藥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

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詔告也藥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

言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

公薨不克作好在宣八年公即位受盟于晉元

盟赤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不聘而亦

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

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年而

喪先君共王即位至是三年蓋年十二三矣群臣不如先大夫師

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言文王

以衆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儕等且先君莊

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

善用之乃大戶閭民已責奔連逮鰥施及救

之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

左許靈公為右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無楚王令二君當左右之位

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

蜀公賂之而退使臧孫往臧孫宣叔也辭曰楚遂

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不敢虛受退楚

名楚侵及陽橋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之楚侵遂深故孟

孫請以賂往以執斲執鍼織紵執斲匠人執織紵女工織紵

布者皆百人公衡為質公衡成以請盟楚人

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

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

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夫不書其名非卿也

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

曰匱盟也匱乏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

失位乘楚王車為左右則失位也卿不書則稱入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別

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

其位不得列於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于

位民之攸暨詩大雅言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攸所也暨息也

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滅宣叔曰

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宴樂也以棄魯國國將

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奔矣辭

也言後人必有當此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也君子

曰眾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眾克况

明君而善用其眾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

十人同者眾也大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弱合則成眾言殷以散亡周

以眾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

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也式用淫涵

毀常主命伐之則有獻捷主親受而勞之所

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兄弟

同姓國甥舅異姓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

其功所以敬親暱告伐事而不獻因伴禁淫慝也淫慝謂耽

掠百姓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也。克能而不

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

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

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

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

師之後也齊世與周皆寧不亦淫從其欲以

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鞏朔

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

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

寔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

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寔賄以慰鞏朔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伐鄭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辛亥葬衛穆公無傳二

月公至自伐鄭無傳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無傳三年

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

哀而乙亥葬宋文公無傳七月夏公如晉鄭

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無傳秋叔孫僑

如帥師圍棘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大雩無傳以過時書晉

郤克衛孫良夫伐麇咎如赤狄別種冬十有一月

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

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衛尊霸主鄭伐

許無傳不書將帥告辭略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

伯牛鄭地邲設在邲十二年遂東侵鄭晉潛軍深入鄭公子偃

帥師禦之偃穆公使東鄙覆諸鄭覆伏兵也敗諸丘

輿鄭丘輿皆鄭地晉備軍為鄭所敗故不書皇成如楚獻捷夏公

如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許恃楚而

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

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邲之戰楚獲知罃於

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

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

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為釁

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

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

紓其民也紓緩也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救也兩釋

繫囚以成其好也繫繫也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

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為已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

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

所報主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

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戮其

不勝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稱於異國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

且不朽若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

戰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

遇楚將帥其弗敢違也違辟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

以盡臣禮所以報也主曰晉未可與爭重為

之禮而歸之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

棘不服故圍之僑如叔孫得臣子晉卻克衛孫良夫

伐虜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

入唐咎如虜咎如潰上失民也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虜

咎如潰蓋經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

尋盟荀庚林父之子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

尋盟尋宣七年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

晉也其位在三下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

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

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小國之上卿當大

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

等國二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為大國侯

小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春秋時以強弱為大

小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以計等則二人位敵丙

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

軍為六軍韓厥趙括鞅韓穿荀

駘趙旃皆為卿賞鞅之功也韓厥為新中軍

為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駘為新下軍趙旃

侯朝于晉將授玉

行朝禮

卻克趨進曰此行也

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

言齊侯之來以

訓婦人之笑非為備好故云晉君不任當此惠晉侯享齊侯齊侯視

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

戎朝

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

為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瑩之在趙也鄭賈人

有將實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趙人歸

之賈人如晉荀瑩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

林云繁也

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

君子遂適齊傳言知瑩之賢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

堅卒無傳二年大夫盟于蜀杞伯來朝夏四

月甲寅滅孫許卒無傳公如晉葬鄭襄公無傳秋

公至自晉冬城鄆無傳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鄭伯伐許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即位杞

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備禮朝晉言其故夏公如

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言

不能壽終也後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

不易哉詩頌言天道顯明命其受夫晉侯之

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敬諸侯則秋公至自

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

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也邇近諸

侯聽焉未可以貳聽服史佚之志有之周文王

史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

與魯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字愛冬十一月鄭

公孫申帥師彊許田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許人敗

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展陂亦

晉欒書將中軍欒郤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

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汜祭鄭地成阜趙子及

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於子及前宰戍攝鄭

伯之辭代之子及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

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

可知也欲使自出在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

之成側子反名為明年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傳仲孫

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曾晉荀首于穀穀齊地梁

山崩註異也梁山在秋大水無傳冬十有一月

已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嬰曰

我在故藥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

各有能有不能言已雖淫而能舍我何害弗

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

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自告貞人曰神

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禍也祭其得亡乎得以

放祭之之明日而亡趙同趙括傳孟獻子

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來聘夏晉首首如齊逆

女故宣伯禪諸穀野饋曰饋運糧梁山崩晉

侯以傳召伯宗傳伯宗辟重曰辟傳重載重

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楚邪問其所曰絳

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

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

川主謂所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降

服損盛乘纒車無徹樂息八出次舍於祀幣

陳王史辭自罪以禮焉禮山其如此而已維

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不可不肯

遂以告而從之從重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前

許故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

成及于國以鄭伯不直故也故鄭伯歸使公

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

垂棘垂棘晉地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圍龜

子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出入

鼓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甯龜

代已為質故怨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

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圍龜

也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靈為辭為明年侵宋傳十一月己酉定主

崩經在蟲牢盟上傳在下月倒錯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二月辛巳立

武宮魯人自鞏之功至今無患故蔡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

取鄆附庸國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

來朝無傳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壬申鄭伯費

卒前年同盟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

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藥

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再盟子游相子澆

公子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士

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速

不安其位宜不能久視流不端二月季文子以

鞍之功立武宮恭禮也

宣十二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

武有七德非已所堪其為先君宣告成事而已今魯稱晉之功又非霸主而立武宮故譏

之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

非由人也

言請人救難勝非已切

取鄭言易也三月晉

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宰相鄭人伊雒之戎

陸渾蠻氏侵宋

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種別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

經唯書孫良夫獨衛告也以其辭會也

辭會在前年師于鍼衛

人不保

不守備

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

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

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衛

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

陴

聞說

晉人謀去故絳

晉復命新田為諸大故謂此故絳諸大

夫皆曰必居郟瑕氏之地

郟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郟城

沃饒而近監

監鹽池是

國利君樂不可失

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兼大公揖

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

路寢庭謂獻子曰何

晉都絳謀遷都謀去絳後遷新田新田為絳故以為故絳



如問諸大夫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土薄

地其惡易觀惡疾疥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墊

隘墊隘贏於是乎有沈溺重膹之疾沈溺濕

腫不知新田今平陽絳土厚水深居之不疾

高燥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大原經絳北

陽絳縣南西且民從教無災十世之利也夫

山澤林監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財易致

後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公說

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為季孫六月

鄭悼公卒終士貞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晉

伯命聲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

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前年從冬季文子如晉

賀遷也晉藥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

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

息之師救蔡申息楚禦諸桑隧汝南朗陵縣

上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

武子荀首中知莊子軍佐范文子士燮上韓獻子軍佐

韓厥新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

至於此此地是遷我而不已又怒楚師

戰必不克遷我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

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

勝小不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遷也乃遂

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

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盍何子為

大政中軍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子之佐

十一人六軍之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

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

故也商書武子曰善鈞從眾鈞等夫善眾之

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三卿皆晉從之不

亦可乎傳善欒書得從喪之義且為八年晉侵蔡傳

七年春王正月麋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麋

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無傳稱牛未卜日免放



也吳伐鄭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傳無

書不郊間有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

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陽平元

馬公至自會傳無吳入州來州來楚邑淮南冬

大雩無傳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

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振整也無弔者也

夫言中國不能相慰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

定其此之謂乎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有上

不弔其誰不受亂上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

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

見且拜師謝前年晉救鄭之夏曹宣公來朝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汜鄭地在襄城縣南諸侯救鄭

鄭共仲侯羽軍趙師二子鄭因鄭公鍾儀獻

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

故也。蟲牢盟在五年。昔本晉人以鍾儀歸囚

諸軍府。軍藏府也。為九年。趙圍宋之役。在宣

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主許之。

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

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

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晉鄭必至于

漢主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及欲取夏姬。

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及亦怨之。及共王即

位。楚共王以魯成子重子及殺巫臣之族。子

闞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

要以夏姬故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闞之室。使

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及取黑要與

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子重曰：爾以

讒慮貪恡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

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具子書

夢說之。乃通吳于晉。壽夢季以兩之一卒適

吳舍偏兩之一焉

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

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與其射御教吳

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前是吳實其子狐

庸為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

楚屬子重奔命巢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

重自鄭奔命因伐鄭子重子友於是乎一歲

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

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

父出奔晉林父孫良衛侯如晉晉及戚焉戚

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

子齊齊服事晉故晉來語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

公孫壽來納幣昏聘不使幣今華元將命故

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傳

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秋七月天

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

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與之合瑞八年乃來

緩也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稱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前五年來

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奔猶以成人禮書之終為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晉侯使

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

邾先謀而稱會盟主之命不同之於列國衛來人媵古者諸侯取適夫人

及左右媵各有姪婦皆同姓之國因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

來媵

八年春晉侯使韓宣來言汶陽之田歸之

于齊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

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

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

歸諸敝邑用師戰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

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

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

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

德爽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喻魯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

晉自用極之心反二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

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王霸王將

德是以也以用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猶圖也簡諫也詩大雅言王者圖事

不遠故用大道諫之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

是以敢私言之晉藥書侵蔡六年未得志故遂侵趙

獲申驪申驪趙大夫趙師之還也謂六年遇於繞角時晉侵

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繞角之役藥書從知莊子范文

子韓獻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君師出有功故傳善之流國今汝南平輿縣君

子曰從善如流宜哉百有功也詩曰愷悌君

子遐不作人遐遠也作用也詩大雅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語助求善

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

師會伐蔡門于訕東門大獲焉謂諸見其無備因攻之

聲伯如晉逆也自為逆婦不書宋華元來聘

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姊妹為宋共公夫人聘不應使卿故傳發其事而已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納幣應使卿晉趙

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魯侯趙嬰亡曰

原屏將為亂藥卻為徵藥氏卻氏亦六月晉

討趙盾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

晉成公女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

成季之勲宣孟之忠成季趙襄而無後為善

者其懼矣三代之令主皆數百年保天之祿

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

先人免禍耳以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

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乃立武而及其

田焉秋召桓公來賜公命召桓公晉侯使申

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

渠丘公莒子朱也池城池曰城已惡莒子曰

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虞度對曰夫狡焉

狡猶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

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世有思開封疆

者莒人當勇夫重閉况國乎為明年冬杞叔

姬卒來歸自杞故書也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若更適大夫則不復

書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具故邾與

成男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文子士燮曰君命無

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公私不君

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魯欲與絕變將復之

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衛人來媵共姬

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必以同姓

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

伯同盟于蒲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公至自會魚傳二月

伯姬歸于宋宋不使迎非禮夏季孫行父如宋致

女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好晉人

來媵媵伯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無傳五同盟丙

子子六月一日從赴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盟於蒲又受趙賂會於鄆

故晉執之稱人者晉以無道於民告諸侯例在十五年晉欒書帥師伐

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無傳楚公子嬰齊帥

師伐莒庚申莒潰民此其潰楚人入鄆鄆莒別邑也

偏師入鄆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此閏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叔姬

已絕於杞魯復險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還為杞婦

故卒逆叔姬為我也既棄而復逆其為歸汶喪明為魯故

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歸田在晉人懼會於

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盟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

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也競強范文子曰勸以

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

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

不至為十五年會鍾離傳二月伯姬歸于宋為致女起

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為晉人執

鄭伯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

奕之五章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蹶父嫁女於韓侯為女相所居莫如韓

樂文子喻魯侯有 德宋公如韓侯宋土如韓樂 穆姜出于房舟

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

亡人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 先

君猶有望也言先君亦望 敢拜大夫之重勳

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綠衣詩邶風也取其

得已意 晉人來媵禮也同姓 秋鄭伯如晉

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銅鞮晉別縣在上黨 藥

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

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明殺行人例 楚子重侵陳以

救鄭陳與晉故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

冠而縶者誰也南冠楚冠有司對曰鄭人所

獻楚囚也使稅之鄭獻鍾儀在七年稅解也 召而弔之再

拜稽首問其族對曰冷人也冷人樂官 公曰能樂

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取使

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 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

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

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

側司馬子反言其尊知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

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

風不忘舊也稱天子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

示性所自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也不背本仁

也然明至誠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敏達仁

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

天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

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為下十二月

本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梁丘渠丘

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月六莒人囚

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

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八月十楚遂入

鄆莒無備故也終巫臣之言君子曰恃陋而不備

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

陋而不備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

備也夫淡辰十日也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

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

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人女蕉萃陋賤之人秦人白

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不昔不急君

也此秋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

許示不為將改立若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

罷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為明年晉侯歸鄭伯強本城中城吉時

也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

請脩好結成鍾儀奉晉命歸故報之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

五上郊不從乃不郊無傳卜當紀不郊皆非禮故書五月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侯大子州蒲也稱

爵見其生伐父居齊人來媵無傳媵伯姬也

也丙午晉侯孺卒六同盟據傳丙午六秋七

月公如晉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莠如楚糴莠晉報大宰

子商之使也子商楚公子衛子叔黑背侵鄭

晉命也使侵鄭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改立

謀二月子如立公子縶子如公夏四月鄭人

殺縶立兒頑子如奔許兒頑鄭成欒武子曰

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

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

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生立于為君此父

書晉侯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罕穆公子

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子然子駟皆穆公

脩武幸已鄭伯歸鄭伯歸不書晉侯夢大厲

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

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盾趙括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

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

巫桑田巫言如夢巫云鬼怒公曰何如曰不

食新矣言公不得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

醫緩為之緩醫名為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

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盲之

上膏之下若我何世盲膏也心醫至曰疾不可

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

藥不至焉不可為也達公曰良醫也厚為之

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

使甸人獻麥甸人主為公田者饋人為之召桑田巫

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張腹蒲也小臣有

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

以為狗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鄭伯討立君者

戊申殺叔申叔禽叔禽叔申弟君子曰忠為令德

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言叔申為忠不秋

公如晉親弔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莩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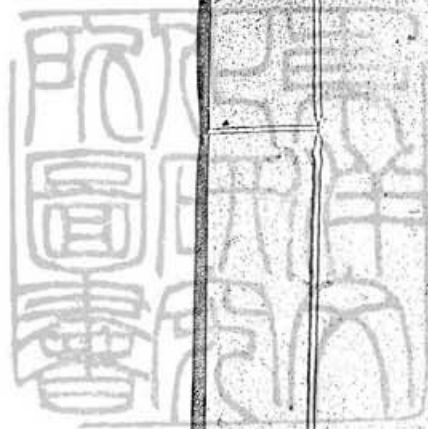
反是春晉使糴莩至楚結成晉謂魯二冬葬

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

諱之也諱不書晉葬也

春秋經傳集解成上第十二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